

# 任人唯亲：企业家大饥荒经历与 家族企业治理行为研究\*

• 许为宾 唐青舟 王锁龄

(贵州大学管理学院 贵阳 550025)

**【摘 要】**任人唯亲的家族化治理模式在中国家族企业中普遍存在，本文依据高阶理论、烙印理论，从企业家个人特质入手，实证检验了企业家大饥荒经历对家族企业治理任人唯亲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 早年经历过大饥荒时期的企业家，其家族企业任人唯亲的行为更为突出。(2) 企业家的高等教育经历和体制内工作经历可以明显削弱其大饥荒经历与家族企业治理任人唯亲行为之间的关系。(3) 企业家大饥荒经历与家族企业治理任人唯亲行为之间的正向关系，在法律环境较差地区和社会信任较低地区更显著。本研究为深化关于“家族化治理模式如何形成”问题的理论认识，提供了一个差异化的解构逻辑。

**【关键词】**大饥荒经历 高阶理论 烙印理论 家族企业 任人唯亲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 1. 引言

长期以来，中国家族企业股权高度集中，亲属成员高度介入企业的经营管理，形成了以亲缘关系为导向的控制权配置方式，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家族化治理模式（潘越等，2019）。现有文献大多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正式制度角度探究家族化治理模式的形成动因，认为正式制度环境在以亲缘关系为导向的家族化治理模式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李新春，2003；陈凌和王昊，2013；陈德球等，2013）。其研究更多的是解释了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为何存在治理模式差异，但其难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同一制度环境下家族企业之间的治理模式依然存在差异？

---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历史的延续：家族涉入的家族化起源依赖与家族企业创新行为研究”（项目批准号：7226200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家族企业控制权配置的社会阶层烙印与企业投资‘脱实向虚’”（项目批准号：71862006）。

通讯作者：唐青舟，E-mail: 594814777@qq.com。

对于家族企业来说，企业家是企业的塑造者和掌舵者，企业治理模式的家族化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家个人意志的体现（Graham，2015）。因此，对企业家个人意志的理解是揭示家族化治理模式前置动因的关键。依据高阶理论，企业决策行为是决策者主观认知的反映，取决于决策者的主观意志偏好。为此，现有研究大多采用年龄、性别、学历等人口统计学特征来指代决策者主观意志偏好方面可能存在的差异，而对于造成决策者主观意志偏好差异背后的因素关注较少。随着研究推进，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企业决策者偏好的形成与其过往的生活工作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烙印理论认为，早年成长经历会对个体的个人偏好、性格、价值观念等特质产生深远影响，形成特有的烙印，即使个体经历了后期的生活转折，抑或进入另一种生活处境之后，早年成长经历所形成的烙印也依然存在（Kish et al.，2015）。当前，围绕企业决策者成长经历这一话题，现有研究已较为丰富，分别对企业决策者的职业经历、学术经历、海外经历、从军经历等进行了研究，发现企业决策者的职业经历、从军经历、海外经历、学术经历等会影响其主观意志偏好，进而影响企业决策行为，包括企业创新投资、企业慈善捐赠、企业并购等（许年行等，2016；曾宪聚等，2020）。

这些经历的“独特性”和“可区分性”有助于更清晰地解释早期成长经历对企业家意志的影响。这些研究表明，早年成长环境对个体意志偏好有着深远的影响，即使在个体经历了客观的成功和进入另一种生活处境之后，早年成长环境的影响也依然存在（Kraus et al.，2012）。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市场经济发展，企业家的经济社会地位在不断提升，“企业家”这个词经常会让人联想到拥有丰富社会物质资源的高阶层群体。但企业家客观经济社会地位的提升可能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并非所有企业家早年成长经历中都拥有相同的社会物质资源和文化环境。限于数据的获取难度，现有研究较少关注能够反映企业家早年拥有社会物质资源状况和文化环境的成长经历。为回应上述现实需要与理论研究不足，本文借鉴 Malmendier 等（2011）的研究，根据事件标志性、影响广泛性和时间持续性三个标准，将视角锁定于企业家的大饥荒经历，因为 1959—1961 年的三年大饥荒给全国人民带来深刻的影响，全国人民饱受饥荒的折磨。早年经历过三年大饥荒的个体，其自身拥有的物质资源及成长的文化环境与未经历过三年大饥荒的个体是有所差异的，这些差异会影响个体的特质，进而影响个人的意志偏好。同时，已有文献从家庭储蓄、个人健康、自雇选择、企业慈善捐赠、企业投资决策等方面证实了大饥荒经历对个人决策行为存在重要的影响（程令国等，2011；汪小圈等，2015；王营等，2017；沈维涛等，2014），这为本文从企业层面研究企业家大饥荒经历的影响提供了证据支撑。

本研究的贡献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从新的角度解释了中国家族企业特异性治理行为的动因。文章结合高阶理论和烙印理论，研究了企业家大饥荒经历对家族企业任人唯亲行为的影响，从理论前沿角度对“企业家个体意志”到“企业治理行为选择”的主导逻辑给出了新的描述，从而突破了以往主要基于单一制度理论进行研究的边界，为家族化治理模式的产生动机提供了一个差异性的解构逻辑，也为理解“家族企业如何解决组织问题”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和解释。

二是拓展了家族企业治理行为异质性原因的研究。以往关于家族企业的研究更多的是考察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在企业治理行为上的差异，其隐含假设是家族企业是同质化的。然而，由于资源禀赋、企业家特质等方面的差异，家族企业在内部治理结构和行为上都表现出较大的异质性。本文

聚焦家族企业群体，更深入地揭示了家族企业因企业家成长经历差异而呈现出的治理行为选择上的差异，从而有助于加深对家族企业之间差异化治理行为的理解。

三是为家族企业进行“去家族化”改革提供参考。本文发现企业家大饥荒经历是家族企业出现任人唯亲治理行为的主要动因，同时两者之间的关系也会受到地区法律环境和社会信任状况的影响。研究结论在实践层面上对于家族企业改善任人唯亲现状，推进家族企业“去家族化”改革，指明了企业和社会两个层面的突破口和努力的方向，即企业要强化企业家教育，帮助其克服过往经历的影响；社会层面要优化社会治理环境。研究结论对于其他同类企业进行公司治理行为改革具有参考价值。

##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2.1 企业家大饥荒经历与家族企业任人唯亲

依据高阶理论，决策者的个体主观意志偏好会对企业决策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而决策者个体主观意志偏好的形成与其早期成长经历是密不可分的。烙印理论认为，早年成长经历会对个体的个人偏好、性格、价值观念等特质产生深远影响，进而影响个体的个人意志，为其烙下特有的烙印，即使个体经历了后期的生活转折，抑或进入另一种生活处境之后，早年成长经历所形成的烙印也依然存在（Kish et al., 2015）。大饥荒经历作为一种企业家早年成长过程中的特殊经历，同样会对其主观意志偏好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其对于企业治理模式选择的偏好。早年经历过“大饥荒”的企业家，会因为饥荒过早体验生存的艰难，在权力和财富方面的认知偏好与未经历“大饥荒”的企业家存在明显不同，进而其对企业治理模式的选择也会有所不同。具体分析如下：

一方面，大饥荒时期的全国人民都面临着资源匮乏的困境，生存难以得到保障，这种生存困境会使个体产生较低的心理安全性（徐富明等，2017）。有研究表明较低的心理安全性会使个体威胁敏感性增强，自我控制感减弱（Kraus et al., 2012），使个体更加注重对自身资源的保护和控制（Wiepking et al., 2012）。同时，心理学研究发现，任何形式的资源稀缺，都会改变个体对该稀缺资源的敏感性，长期的资源约束会使个体形成对稀缺资源的“稀缺心态”，从而影响其认知偏好（La Porta et al., 2000），更加珍惜所拥有的权力和财富。成长于大饥荒时期的企业家在早年生活中经历了长期的社会物质资源的约束，其更容易产生对财富、权力的“稀缺心态”，会更加注重对自身财富、权力的保护和控制。在企业治理模式上，也会更加偏向选择任人唯亲这种治理模式来保障自身的财富和权力。

另一方面，大饥荒造成的生存困境，会改变个体的性格、价值观念，使其对陌生人具备更低的信任感。大饥荒时期物质资源的约束，会对个体的性格产生深远影响，形成更谨慎和保守的性格，更少进行社交，对他人的信任感会更弱（林淑贞等，2019；Simon, 1992）。同时大饥荒时期物质资源的约束会直接影响与信任行为有关的风险承担能力，个体拥有的总资源越多，他人失信自己时承担风险的能力也就越强，换言之，个人拥有的资源越多，更有可能信任他人（王绍光，2002），相

反，资源缺乏的人很难对他人产生信任。成长于大饥荒时期的企业家在早年生活中经历了长期的社会物质资源的约束，与信任行为有关的风险承担能力更弱，无法承担他人失信于自己时需要付出的代价，与信任行为相关的价值观念随之发生变化。因此，有过大饥荒经历的个体在性格和价值观念上会发生变化，与社会中的多数陌生人相比，更愿意相信自己熟悉的人，比如和自己拥有血缘的亲人，进而在企业治理模式选择上，其会更加偏向选择任人唯亲这种治理模式。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早年经历过大饥荒的企业家，其家族企业任人唯亲的行为更为突出。**

## 2.2 学习和工作经历的影响

高阶理论认为管理者的决策行为会受其认知偏好、性格、价值观念等特质的影响。学习和工作经历对个体人生际遇通常具有特殊性影响，扮演着人生转折点的角色，会对个体的认知偏好、性格和价值观念产生新的影响。同时，烙印理论指出，行为主体在其成长路径中会出现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的多个环境敏感期，后期环境敏感期打下的烙印会不断覆盖之前的烙印，进而呈现出动态变化的特点（Kish et al., 2015）。这些后期学习和工作经历是否会对早年经历过大饥荒的个体的认知偏好、性格和价值观念产生新的影响以及后期学习和工作经历形成的认知烙印是否会覆盖之前大饥荒经历所形成的认知烙印，进而使得烙印效应呈现动态变化的特点，就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 2.2.1 高等教育经历的影响

接受高等教育是个人改善经济生活和社会资源最好的途径之一，其产生的经济效益和非经济效应，有助于个体跨越社会身份间的障碍，更容易获得社会的认同（Schoar, 2006；蔡蔚萍，2017；刘宏伟等，2013；赵西亮，2017）。

高等教育可以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蔡蔚萍，2017）。接受高等教育，有助于个人获得较好的职位、较多的收入以及较高的社会地位，从而提升个人的心理安全性。同时个体可以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构建起较高层次的社会关系网络，诸如同学和校友等，有助于自身社会资本的积累。个人社会资本的积累，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个人与信任行为相关的风险承担能力，在面临他人失信于自己时，个人的社会资本可以起到风险规避的作用（刘宏伟等，2013）。因此，早年经历过大饥荒的个体可以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获得的物质资源的改善，帮助其积累个人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其心理安全性，同时也有助于提高他人失信自己时的风险承担能力，从而增强对他人的信任。

高等教育还可以产生一定的非经济效应（蔡蔚萍，2017）。接受高等教育意味着接受专业的知识培训以及道德规范的培育和健全人格的塑造。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体在知识技能和思维层次上会有明显提升，其应对复杂问题的能力和适应环境的能力更强（Hambrick et al., 1996；吴成颂等，2014；陈东，2015）。此外，高等教育机构在进行教育过程中为不同的社会群体提供互动和合作的机会，增加群体间的了解，加强隶属不同群体的个体对社会规范价值的共识，改变自己的人生态度，变得积极乐观，进而更有可能相信陌生人（蔡蔚萍，2017）。



综合上述分析，企业家接受高等教育的经历有助于其个人能力的提升，以便谋求更好的发展，从而提高其心理安全性，同时也有助于个人社会资本的积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与信任行为有关的风险承担能力。此外，企业家接受高等教育的经历有助于改变其人生态度，使其更有可能信任他人，进而缓解其家族企业任人唯亲的行为。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接受高等教育经历会削弱企业家大饥荒经历与家族企业任人唯亲行为的正向影响。**

### 2.2.2 工作经历的影响

在经济体制转型背景下，将就业单位以体制划分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作组织形式（Han et al., 2014）。体制内职业经历不仅仅是一段工作经历，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提高个体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能够影响个体形成新的认知偏好。从我国家族企业发展实际来看，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家曾经在体制内单位工作，这种后期工作经历所形成的职业烙印一定程度上会覆盖其早期大饥荒经历所形成的烙印，进而会影响其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选择，具体如下：

一方面，对于有过大饥荒经历的个体来说，进入“铁饭碗、吃皇粮”体制内单位，代表其经济收入和社会福利保障等物质条件会得到改善。体制内单位部门的职员将获得住房、医疗、保险甚至休闲等全面的“体制内”社会福利保障体系（韩亦等，2018）。体制内的工作通常是“终身雇佣”，几乎不存在失业风险，具有较高的职业安全保障。同时，体制内单位良好的物质保障，使得社会中普遍存在着对体制内单位较高的认可度，这会使得在体制内单位工作的个体具有较高的社会认同，随着个体社会认同的升高，个体在心理上也会变得更加积极和乐观，进而会增强对他人的信任。对于早期经历过大饥荒时期的个体来讲，体制内的工作经历，会使其改变资源约束的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会提升其心理安全性，缓解其对稀缺资源的“稀缺心态”，提高与信任有关的风险承担能力，进而缓解其任人唯亲的治理行为。

另一方面，个体可以凭借体制内单位平台构建起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得一定的社会资本收益（邹立凯等，2020）。个体社会资本的积累，有助于提高其心理安全性，提高与信任有关的风险承担能力，进而增加对他人的信任。此外，由于中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制”的影响，市场转型过程中，体制内单位通常具有一定的资源配置权力，有助于其建立一定程度的政治关联。在我国，关系具有替代正式法律制度的功能，政治关联可以帮助企业家通过非正式渠道获得特权保护，为企业财产安全发挥政治保障作用（曾萍等，2016）。

综上所述，体制内的工作经历可以为企业家带来充足的经济收入，改善其生存环境，缓解企业家大饥荒经历所形成的心理上对财富、权力的稀缺心态，同时，体制内的工作经历有助于企业家个人社会资本的积累，从而提高其心理安全性，提高他人失信自己时的风险承担能力，使其更愿意信任他人，进而有助于削弱其家族企业任人唯亲的行为。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体制内的工作经历会削弱企业家大饥荒经历与家族企业任人唯亲行为的正向影响。**

## 2.3 地区法律环境和社会信任的影响

高阶理论认为，管理是一项情景依赖活动，其有效性必然受到组织所处环境的影响，不同环境

下管理者个人意志对于企业的决策行为有所不同。此外，烙印理论认为，烙印形成时的初始情境与后续情境之间的匹配性会激发和强化企业家的烙印，如果后续情境可以给予早期经历所塑造的价值偏好以有效刺激，那么行为主体会在后续情境下做出与早期经历烙印匹配的行为（Tilcsik, 2014）。地区法律环境和社会信任会对所在区域的法律保障以及道德规范产生重要影响，企业家个人意志在不同法律环境、不同社会信任的决策行为会有所不同。此外，地区法律环境和社会信任这两种情境与企业家大饥荒时期的情境是否相匹配，是否能够激发和强化大饥荒造成的烙印，就需要进一步的思考。

### 2.3.1 地区法律环境的影响

早年经历大饥荒的企业家之所以更偏好任人唯亲的治理模式来保障自身的财富和权力，这是因为早年经历大饥荒的企业家受到社会物质资源的约束，形成更低的心理安全性，更容易产生对财富、权力的“稀缺心态”，更加注重对自身财富、权力的保护和控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2007 年颁布实施了《物权法》，首次以法律形式界定了产权市场规则，强化了对财产所有权的保护（许为宾等，2020），随后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产权保护相关的法律，进一步优化了企业所处的法律环境，随着法律环境的不断优化，企业面临的产权保护环境也会得到改善，企业资产的安全性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在较好的法律环境中，法律法规会进一步完善，执法维权水平也会得到提高，企业资产的安全性也会得到保障（钟昀珈等，2018）。在此情境下，大饥荒对于企业家个人特质的影响可能无法在其决策行为中体现，因为法律的存在，企业家无须通过任人唯亲的治理模式来保障自身的财富和权力。同时，较好的法律环境与大饥荒情境不具备匹配性，企业家的大饥荒烙印会衰退和转变，企业家对于财富、权力的稀缺心态可以得到缓解。

相反，在较差的法律环境中，企业家无法感知到法律环境对于自身财产的有效保护，无法通过执法维权来合理保障自身的财产安全，在此情境下，企业家在大饥荒时期形成的保守、谨慎的性格以及重视财富、权力的偏好更容易在其决策行为中得到体现，企业家需要任人唯亲的治理模式来保障自身的财富和权力。同时，较差的法律环境与大饥荒时期的情境具备匹配性，在两类情境中均无法保障自身的财富、权力，因此，较差的法律环境可以激发和强化企业家大饥荒的烙印，企业家会更加注重对财富、权力的保护和控制，在治理模式的选择上，也会更偏向任人唯亲的治理模式。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在较差的法律环境中，企业家大饥荒经历与家族企业任人唯亲行为的正向关系会更显著。**

### 2.3.2 社会信任的影响

早年经历大饥荒的企业家会因为大饥荒时期的生存困境，在性格以及价值观念上发生变化，变得保守、谨慎、悲观，不容易信任他人，进而更偏向聘用自己人这种任人唯亲的治理模式。

社会信任作为一种区别于正式制度的社会资本，具有隐含性的社会心态、社会伦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元素。因此，在宏观经济层面，社会信任甚至被认为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是市场

经济运行主要的道德基础（阳镇等，2021）。在社会信任程度较高的地区，社会信任可以促进地区形成良好的道德规范，道德规范可以约束人与人之间要彼此相信与理解，而非相互欺骗。同时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有助于个体人生态度的转变，变得更加积极乐观（孙泽宇等，2022）。因此，在社会信任程度较高的地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增强，企业家可以信任该地区的人，在企业治理模式的选择上会与之前有所不同。同时，较好的地区社会信任情境与大饥荒情境不具备匹配性，企业家大饥荒的烙印可能会衰退和转变，企业家对于他人的不信任得到缓解。

相反，在社会信任程度较低的地区，道德规范不能有效约束人与人之间要彼此信任与理解，在此情境下，个人被欺骗的概率会更高，这时大饥荒给企业家塑造的保守、谨慎、悲观的性格就会发挥作用，使其更偏好任用自己的亲人，以防被骗。此外，被欺骗不利于个体的心理健康，人生态度、价值观念会随社会信任的降低而发生变化（张文宏等，2020），更容易使企业家回想起大饥荒时期生存困境造成的对他人的不信任感，较低的社会信任情境与大饥荒情境相匹配，企业家的大饥荒烙印会得到强化，最终在企业治理模式的选择上，更加偏向选择任用亲人这种任人唯亲的治理模式。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在社会信任程度较低的地区，企业家大饥荒经历与家族企业任人唯亲行为的正向关系会更显著。**

### 3. 研究设计

#### 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08—2020 年度沪深两市家族企业为初始样本。参考许静静和吕长江（2011）的研究，本文将企业“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或家族”，且至少两个家族成员在该企业持股或任职的企业界定为家族企业，样本经过如下筛选过程：（1）剔除了公共事业类、金融类企业；（2）剔除了 ST、\*ST 的企业；（3）剔除了模型所需指标数据缺失的样本；（4）为规避异常值可能带来的影响，对连续因变量进行了上下 1% 的 winsorize 处理，最终得到 5095 个观测值。家族企业控制权信息通过查阅上市公司年报而得，财务数据来源于 CSMAR 数据库，公司一代企业家数据来源于 CNRDS 数据库以及公司年报、百度、巨潮资讯网搜集所得。

#### 3.2 变量界定

（1）因变量。家族企业任人唯亲情结：本文采用两个指标来衡量家族企业任人唯亲情结，具体指标如下，指标 1：亲属 CEO（Pro\_FE），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中实际控制人亲属数量/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总人数；指标 2：CEO 是否家族成员（If\_Fgm），如果企业 CEO 由实际控制人亲属担任则为 1，否则为 0。

(2) 自变量。企业家大饥荒经历 (Exp): 参考沈维涛 (2014) 的研究, 本文对企业家的“大饥荒经历”进行如下定义, 若企业家出生于 1957 年前, 则认为企业具有大饥荒经历, 取值为 1; 如果企业家出生于 1957 年后, 认为企业家不具备大饥荒经历, 取值为 0。

(3) 调节变量。具体包括:

企业家高等教育经历 (Edu): 企业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则认为企业家接受过高等教育。

企业家体制内工作经历 (TZ): 参照戴维奇等 (2016) 的研究成果, 若企业家在创业前有过在党政机关工作经历则赋值为 1, 否则为 0。

法律环境 (Law): 本文利用樊纲市场化指数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得分指标来衡量企业所在地的法律环境, 指标越高, 法律环境越好。樊纲市场化指数数据截止年份为 2016 年, 2017—2020 年数据存在缺失, 对于缺失部分, 采用张三保和张志学 (2022) 的省份营商环境中法律政策环境数据进行补充。

社会信任 (Trust): 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CHIP) (2013) 中关于信任的调查问题“您认为除了亲戚朋友以外的其他人可信吗?”, 被调查者对这一问题进行打分, 分数从 1 到 5, 分数越高, 越认为大部分人可以相信, 最终以各省平均分数衡量该地区的信任程度, 分数越高, 地区社会信任水平越高。

(4) 控制变量。本研究控制变量包括: 企业规模 (Size)、资产负债率 (Lev)、企业盈利能力 (ROA)、企业年龄 (FirmAge)、地区人均 GDP (Gdp)、地区人口密度 (Pop\_Den)、地区人口出生率 (Birth\_Rate)、地区人均受教育水平 (Per\_Cel)、家族持股比例 (Pro\_FS)、企业家性别 (Gender), 此外还控制了行业和省份效应。

(5) 控制企业家特有经历。除了公司特征、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企业家个人特征等变量外, 企业家除大饥荒经历以外的特有经历也会影响企业家的个人意志, 进而会对企业的治理模式产生影响, 比如企业家的学术经历、从军经历、职业经历等。本文认为在企业家特有经历中, 有两类经历会影响其大饥荒经历对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影响。

一是企业家的“文化大革命”经历,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 我国的民主和法制遭到肆意践踏, 全国陷入严重的社会危机,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危机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是一种痛苦经历, 这种痛苦经历可能会使企业家性格更加谨慎, 更加保守, 也更愿意信任自己人, 从而可能导致本文的估计结果产生偏误, 因此, 本文加入企业家“文化大革命”经历 (Wenge), 用以控制企业家“文化大革命”经历对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影响, 关于“文化大革命”经历的测量, 企业家若出生于 1966 年前, 则认为企业有过“文化大革命”经历, 取值为 1, 否则为 0。

二是企业家的国有企业改革经历, 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发展中的重要事件, 对于后续民营企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参与过国有企业改革的企业家经历了漫长的国企改革岁月, 具备了一定的经验和知识, 也知道企业发展中存在的痛点和难点, 对于企业治理模式的选择会与没有国企改革经历的企业家有所差异, 因此, 本文加入企业家国有企业改革经历 (GQ), 用以控制企业家国有企业改革经历对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影响,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经历的测量, 若企业家在国企工作过, 认为经历了国有企业改革, 赋值为 1, 否则为 0。具体的变量定义及测量方法见表 1。



表 1 变量定义表

变 量 名 称	符 号	变 量 定 义
亲属 CEO	Pro_FE	详见文中论述
CEO 是否家族成员	If_Fgm	详见文中论述
企业家大饥荒经历	Exp	详见文中论述
企业家高等教育经历	Edu	详见文中论述
企业家体制内工作经历	TZ	详见文中论述
法律环境	Law	详见文中论述
社会信任	Trust	详见文中论述
企业规模	Size	年末总资产取自然对数
资产负债率	Lev	期末负债总额除以期末资产总额
企业盈利能力	ROA	本期净利润除以期末资产总额
企业年龄	FirmAge	调查年份减去企业注册年份的自然对数
地区人均 GDP	Gdp	企业注册地当年人均 GDP 取自然对数
地区人口密度	Pop_Den	企业注册地当年人口密度/1000000
地区人口出生率	Birth_Rate	企业注册地当年人口出生率
地区人均受教育水平	Per_Cel	企业注册地当年人均受教育水平
家族持股比例	Pro_FS	实际控制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比例（%）
企业家性别	Gender	男性取值为 1，女性取值为 0
企业家“文化大革命”经历	Wenge	详见文中论述
企业家国有企业改革经历	GQ	详见文中论述
行业	Ind	哑变量
年份	Year	哑变量

##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4.1 描述性统计

表 2 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衡量家族企业任人唯亲情结两个指标亲属 CEO（Pro\_FE）、CEO 是否家族成员（If\_Fgm）的均值分别为 0.128、0.363，标准差分别为 0.086、0.481，说

明不同家族企业中的任人唯亲情结是有所不同的。企业家大饥荒经历（Exp）的均值为 0.312，标准差为 0.464，表明样本区间内，有 31.2%的企业家具有大饥荒经历。企业家高等教育经历（Edu）的均值为 0.221，标准差为 0.415，表明样本区间内，有 22.1%的企业家接受过高等教育。企业家体制内工作经历（TZ）的均值为 0.429，标准差为 0.495，表明样本区间内，有 42.9%的企业家在创业前有在党政机关工作经历。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1)	(2)	(3)	(4)	(5)	(6)	(7)	(8)
变量	<i>N</i>	mean	sd	min	p25	p50	p75	max
Exp	5095	0.312	0.464	0.000	0.000	0.000	1.000	1.000
Pro_FE	5095	0.128	0.086	0.000	0.067	0.125	0.182	0.500
If_Fgm	5095	0.363	0.481	0.000	0.000	0.000	1.000	1.000
Edu	5095	0.221	0.415	0.000	0.000	0.000	0.000	1.000
TZ	5095	0.429	0.495	0.000	0.000	0.000	1.000	1.000
Law	5095	27.896	24.126	0.120	7.540	15.980	55.090	79.440
Trust	5095	3.334	0.066	3.106	3.317	3.369	3.377	3.406
Size	5095	21.899	1.148	19.486	21.081	21.787	22.585	25.248
Lev	5095	0.391	0.203	0.040	0.220	0.378	0.539	0.866
ROA	5095	0.048	0.067	-0.253	0.019	0.046	0.081	0.241
Gdp	5095	10.719	0.471	9.469	10.422	10.762	11.052	11.738
FirmAge	5095	2.792	0.401	1.386	2.565	2.833	3.091	3.466
Pop_Den	5095	6.331	0.849	3.025	5.970	6.422	6.662	8.278
Birth_Rate	5095	10.425	2.245	5.480	9.170	10.510	11.800	17.540
Per_Cel	5095	9.359	0.864	7.635	8.902	9.249	9.559	12.640
Pro_FS	5095	42.703	15.981	12.160	29.980	42.110	54.370	77.856
Gender	5095	0.960	0.196	0.000	1.000	1.000	1.000	1.000
GQ	5095	0.147	0.354	0.000	0.000	0.000	0.000	1.000
Wenge	5095	0.897	0.304	0.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3 Pearson 相关系数检验结果显示，企业家大饥荒经历与衡量家族企业任人唯亲情结两个指标亲属 CEO、CEO 是否家族成员呈显著正相关，具体情况还需要进一步的回归分析。观察数据，从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可以看出，变量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

表 3  
主要变量 Pearson 相关系数

变量	Exp	If_Fgm	Pro_FE	Edu	TZ	Size	Lev	ROA	Gdp	FirmAge	Pop_Den	Birth_rate	Per_Cel	Pro_FS	Gender	GQ	Wenge
Exp	1.000																
If_Fgm	0.065 <sup>***</sup>	1.000															
Pro_FE	0.059 <sup>***</sup>	0.291 <sup>***</sup>	1.000														
Edu	-0.093 <sup>***</sup>	0.015 <sup>***</sup>	-0.017 <sup>***</sup>	1.000													
TZ	0.045 <sup>***</sup>	0.052 <sup>***</sup>	0.168 <sup>***</sup>	0.027 <sup>*</sup>	1.000												
Size	0.009	-0.098 <sup>***</sup>	-0.117 <sup>***</sup>	0.019	0.030 <sup>**</sup>	1.000											
Lev	-0.059 <sup>***</sup>	-0.163 <sup>***</sup>	-0.186 <sup>***</sup>	0.030 <sup>***</sup>	-0.018	0.512 <sup>***</sup>	1.000										
ROA	0.025 <sup>*</sup>	0.077 <sup>***</sup>	0.130 <sup>***</sup>	0.015	0.040 <sup>***</sup>	0.001	-0.313 <sup>***</sup>	1.000									
Gdp	-0.013	0.054 <sup>***</sup>	0.066 <sup>***</sup>	-0.025 <sup>*</sup>	-0.122 <sup>***</sup>	0.151 <sup>***</sup>	-0.018	-0.045 <sup>***</sup>	1.000								
FirmAge	0.024 <sup>*</sup>	-0.080 <sup>***</sup>	-0.117 <sup>***</sup>	-0.031 <sup>***</sup>	-0.113 <sup>***</sup>	0.194 <sup>***</sup>	0.147 <sup>***</sup>	-0.096 <sup>***</sup>	0.204 <sup>***</sup>	1.000							
Pop_Den	0.009	0.029 <sup>**</sup>	0.032 <sup>**</sup>	0.010	-0.053 <sup>***</sup>	0.015	-0.047 <sup>***</sup>	0.004	0.726 <sup>***</sup>	-0.035 <sup>**</sup>	1.000						
Birth_Rate	0.006	-0.013	0.033 <sup>**</sup>	0.004	0.079 <sup>***</sup>	-0.038 <sup>***</sup>	-0.025 <sup>*</sup>	0.010	-0.412 <sup>***</sup>	-0.043 <sup>***</sup>	-0.292 <sup>***</sup>	1.000					
Per_Cel	-0.004	0.011	-0.003	0.027 <sup>*</sup>	-0.098 <sup>***</sup>	0.126 <sup>***</sup>	-0.011	-0.039 <sup>***</sup>	0.701 <sup>***</sup>	0.192 <sup>***</sup>	0.611 <sup>***</sup>	-0.525 <sup>***</sup>	1.000				
Pro_FS	0.051 <sup>***</sup>	0.232 <sup>***</sup>	0.274 <sup>***</sup>	0.003	0.099 <sup>***</sup>	0.034 <sup>**</sup>	-0.067 <sup>***</sup>	0.237 <sup>***</sup>	0.042 <sup>***</sup>	-0.137 <sup>***</sup>	0.030 <sup>**</sup>	-0.028 <sup>**</sup>	0.022	1.000			
Gender	-0.014	-0.016	-0.029 <sup>**</sup>	0.056 <sup>***</sup>	0.011	0.031 <sup>**</sup>	0.006	-0.019	0.020	0.033 <sup>**</sup>	0.042 <sup>***</sup>	0.002	0.001	-0.005	1.000		
GQ	-0.087 <sup>***</sup>	-0.043 <sup>***</sup>	-0.073 <sup>***</sup>	0.026 <sup>*</sup>	0.002	0.011	0.026 <sup>*</sup>	0.019	-0.053 <sup>***</sup>	0.026 <sup>*</sup>	0.015	0.004	-0.046 <sup>***</sup>	-0.118 <sup>***</sup>	0.048 <sup>***</sup>	1.000	
Wenge	0.228 <sup>***</sup>	0.064 <sup>***</sup>	0.082 <sup>***</sup>	-0.001	0.025 <sup>*</sup>	0.026 <sup>*</sup>	-0.062 <sup>***</sup>	0.040 <sup>***</sup>	0.145 <sup>***</sup>	-0.039 <sup>***</sup>	0.134 <sup>***</sup>	-0.116 <sup>***</sup>	0.108 <sup>***</sup>	0.103 <sup>***</sup>	0.023 <sup>***</sup>	-0.015	1.000

注：\* 代表  $p < 0.1$ ，\*\* 代表  $p < 0.05$ ，\*\*\* 代表  $p < 0.01$ ，下同。

表 4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单变量检验结果。两样本的均值和中位数差异检验分别基于参数  $t$  检验和非参数 equality-of-Expns 检验。企业家有大饥荒经历样本组的亲属 CEO 及 CEO 是否家族成员的均值（中位数）分别为 0.410（0.133）、0.135（0）。企业家无大饥荒经历样本组的亲属 CEO 及 CEO 是否家族成员的均值（中位数）分别为 0.342（0.125）、0.124（0）。企业家有大饥荒经历样本组的亲属 CEO 及 CEO 是否家族成员的均值和中位数均显著高于企业家无大饥荒经历样本组，初步验证了研究假设 H1。

表 4 企业家大饥荒经历与家族企业任人唯亲单变量差异检验结果

	有大饥荒经历样本组			无大饥荒经历样本组			差异检验	
	样本	均值	中位数	样本	均值	中位数	Meandiff	Diff
Pro_FE	1592	0.410	0.133	3503	0.342	0.125	-0.068***	10.833***
If_Fgm	1592	0.135	0	3503	0.124	0	-0.011***	21.810***
Edu	1592	0.164	0	3503	0.248	0	0.084***	44.333***
TZ	1592	0.462	0	3503	0.414	0	-0.048***	10.459***
Law	1592	24.75	13.61	3503	29.32	16.12	4.569***	20.012***
Trust	1592	3.337	3.369	3503	3.332	3.369	-0.005**	0.363
Size	1592	21.91	21.77	3503	21.89	21.80	-0.0230	0.513
Lev	1592	0.373	0.361	3503	0.399	0.386	0.026***	6.708***
ROA	1592	0.0510	0.0490	3503	0.0470	0.0450	-0.004*	8.475***
Gdp	1592	10.71	10.73	3503	10.72	10.79	0.0130	9.148***
FirmAge	1592	2.806	2.890	3503	2.785	2.833	-0.020*	1.430
Pop_Den	1592	6.343	6.419	3503	6.326	6.422	-0.0160	1.505
Birth_Rate	1592	10.44	10.51	3503	10.42	10.48	-0.0270	4.545**
Per_Cel	1592	9.355	9.240	3503	9.361	9.261	0.00700	0.159
Pro_FS	1592	43.92	43.36	3503	42.15	41.86	-1.769***	3.927**
Gender	1592	0.956	1	3503	0.962	1	0.00600	
Wenge	1592	1	1	3503	0.850	1	-0.150***	
GQ	1592	0.101	0	3503	0.167	0	0.066***	38.286***

4.2 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采用 OLS 回归及 Logit 回归对企业家大饥荒经历与家族企业任人唯亲情结的关系进行检验，统计检验结果见表 5。表 5 第（1）、（4）列呈现的是未控制任何变量的结果，可以看出，企业



家大饥荒经历 (Exp) 与亲属 CEO (Pro\_FE)、CEO 是否家族成员 (If\_Fgm) 两个指标的估值系数都是显著正数；添加控制变量后，企业家大饥荒经历 (Exp) 与亲属 CEO (Pro\_FE)、CEO 是否家族成员 (If\_Fgm) 两个指标的估值系数依然显著为正，在控制行业和年份后，结果如表 5 第 (3)、(6) 列所示，企业家大饥荒经历 (Exp) 与亲属 CEO (Pro\_FE)、CEO 是否家族成员 (If\_Fgm) 两个指标的估值系数分别为 0.005 (在 5% 的水平上显著)、0.215 (在 1% 水平上显著)。上述结果表明，企业家的大饥荒经历使其具有明显的家族企业任人唯亲情结，假设 H1 得到支持。

表 5 企业家大饥荒经历与家族企业任人唯亲

	(1)	(2)	(3)	(4)	(5)	(6)
变量	Pro_FE	Pro_FE	Pro_FE	If_Fgm	If_Fgm	If_Fgm
常数项	0.124*** (86.210)	-0.058 (-1.490)	-0.006 (-0.117)	-0.653*** (-18.342)	-3.472*** (-3.173)	0.564 (0.351)
Exp	0.011*** (4.215)	0.006** (2.538)	0.005** (2.117)	0.290*** (4.664)	0.224*** (3.341)	0.215*** (3.105)
Size		-0.006*** (-4.914)	-0.005*** (-4.210)		-0.092*** (-2.665)	-0.091** (-2.468)
Lev		-0.042*** (-5.882)	-0.031*** (-4.184)		-1.325*** (-6.683)	-0.829*** (-3.886)
ROA		0.052*** (2.760)	0.053*** (2.844)		-0.446 (-0.863)	-0.159 (-0.301)
Gdp		0.035*** (8.386)	0.024*** (4.443)		0.593*** (5.109)	0.150 (0.991)
FirmAge		-0.017*** (-5.602)	-0.016*** (-4.605)		-0.262*** (-3.161)	-0.244*** (-2.618)
Pop_Den		-0.009*** (-4.072)	-0.004 (-1.626)		-0.141** (-2.439)	0.083 (1.132)
Birth_Rate		0.003*** (4.621)	0.003*** (3.753)		0.006 (0.366)	-0.023 (-1.136)
Per_Cel		-0.003 (-1.556)	-0.004 (-1.545)		-0.082 (-1.447)	-0.197*** (-2.928)
Pro_FS		0.001*** (17.226)	0.001*** (17.189)		0.030*** (14.590)	0.031*** (14.573)
Gender		-0.009 (-1.572)	-0.011** (-1.976)		-0.136 (-0.885)	-0.210 (-1.306)

续表						
	(1)	(2)	(3)	(4)	(5)	(6)
Wenge		0.010 *** (2.656)	0.007 * (1.723)		0.174 (1.563)	0.152 (1.337)
GQ		-0.006 * (-1.932)	-0.004 (-1.319)		-0.003 (-0.036)	0.096 (1.031)
Ind/Year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F	17.764	57.232	22.807			
AdjR <sup>2</sup>	0.003	0.125	0.165			
LR Chi2				21.624	454.033	579.977
PseudoR <sup>2</sup>				0.003	0.068	0.087
N	5095	5095	5095	5095	5095	5056

4.3 学习和工作经历的调节效应

表 6 报告了企业家高等教育经历对企业家大饥荒经历与家族企业任人唯亲情结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其中表 6 第 (1)、(4) 列企业家大饥荒经历 (Exp) 与企业家高等教育经历 (Edu) 的交互项估值系数分别为-0.021 ( $t=-3.312, p<0.01$ ) 和-0.547 ( $t=-3.138, p<0.01$ )，分组检验发现，在企业具有高等教育经历的样本组中，如表 6 第 (2)、(5) 列所示，企业家大饥荒经历 (Exp) 的估值系数为-0.011 ( $t=-1.841, p<0.1$ ) 和-0.468 ( $t=-2.477, p<0.05$ )；在企业不具有高等教育经历的样本组中，如表 6 第 (3)、(6) 列所示，企业家大饥荒经历 (Exp) 的估值系数为 0.008 ( $t=2.818, p<0.01$ ) 和 0.360 ( $t=4.612, p<0.01$ )，进一步系数差异检验发现，企业家大饥荒经历 (Exp) 与家族企业任人唯亲情结两个指标 (Pro\_FE、If\_Fgm) 之间的正向关系，在企业无高等教育经历的样本组中更为显著。上述分析结果说明企业家的高等教育经历显著弱化了企业家大饥荒经历与家族企业任人唯亲情结之间关系，假设 H2 得到验证。

表 6 企业家高等教育经历的影响效应

	(1)	(2)	(3)	(4)	(5)	(6)
变量	Pro_FE	Pro_FE	Pro_FE	If_Fgm	If_Fgm	If_Fgm
	全样本	Edu = 1	Edu = 0	全样本	Edu = 1	Edu = 0
常数项	-0.005 (-0.085)	-0.048 (-0.402)	0.061 (0.964)	0.930 (0.595)	6.196 (1.609)	-0.645 (-0.354)

续表

	(1)	(2)	(3)	(4)	(5)	(6)
Exp	0.009 <sup>***</sup> (3.268)	-0.011 <sup>*</sup> (-1.841)	0.008 <sup>***</sup> (2.818)	0.350 <sup>***</sup> (4.666)	-0.468 <sup>**</sup> (-2.477)	0.360 <sup>***</sup> (4.612)
Exp×Edu	-0.021 <sup>***</sup> (-3.312)			-0.547 <sup>***</sup> (-3.138)		
Edu	0.003 (1.015)			0.278 <sup>***</sup> (3.234)		
Size	-0.005 <sup>***</sup> (-4.328)	-0.020 <sup>***</sup> (-6.933)	-0.004 <sup>**</sup> (-2.564)	-0.139 <sup>***</sup> (-3.878)	-0.014 (-0.155)	-0.120 <sup>***</sup> (-2.893)
Lev	-0.030 <sup>***</sup> (-4.050)	0.044 <sup>**</sup> (2.533)	-0.039 <sup>***</sup> (-4.725)	-1.082 <sup>***</sup> (-5.293)	-1.922 <sup>***</sup> (-3.415)	-0.603 <sup>**</sup> (-2.552)
ROA	0.053 <sup>***</sup> (2.849)	0.058 (1.406)	0.062 <sup>***</sup> (2.949)	-0.206 (-0.393)	-2.642 <sup>**</sup> (-1.974)	0.566 (0.947)
Gdp	0.024 <sup>***</sup> (4.567)	0.050 <sup>***</sup> (4.535)	0.015 <sup>**</sup> (2.376)	0.237 (1.581)	-0.141 (-0.387)	0.242 (1.403)
FirmAge	-0.016 <sup>***</sup> (-4.607)	-0.020 <sup>***</sup> (-2.949)	-0.012 <sup>***</sup> (-3.138)	-0.399 <sup>***</sup> (-4.459)	-0.797 <sup>***</sup> (-3.654)	-0.035 (-0.324)
Pop_Den	-0.005 <sup>*</sup> (-1.881)	0.003 (0.564)	-0.007 <sup>**</sup> (-2.309)	0.031 (0.429)	0.464 <sup>**</sup> (2.502)	-0.051 (-0.632)
Birth_Rate	0.003 <sup>***</sup> (3.574)	0.006 <sup>***</sup> (3.997)	0.002 <sup>**</sup> (2.075)	-0.027 (-1.374)	-0.057 (-1.120)	-0.021 (-0.950)
Per_Cel	-0.003 (-1.479)	-0.010 <sup>**</sup> (-2.177)	-0.001 (-0.404)	-0.205 <sup>***</sup> (-3.252)	-0.411 <sup>***</sup> (-2.593)	-0.081 (-1.041)
Pro_FS	0.001 <sup>***</sup> (16.899)	0.001 <sup>***</sup> (5.082)	0.001 <sup>***</sup> (16.541)	0.030 <sup>***</sup> (14.284)	0.024 <sup>***</sup> (4.808)	0.033 <sup>***</sup> (13.341)
Gender	-0.011 <sup>*</sup> (-1.841)	0.033 <sup>**</sup> (1.965)	-0.014 <sup>**</sup> (-2.266)	-0.080 (-0.511)	-1.187 <sup>*</sup> (-1.871)	-0.197 (-1.157)
Wenge	0.007 <sup>*</sup> (1.714)	0.000 (0.046)	0.006 (1.378)	0.160 (1.436)	0.342 (1.366)	0.027 (0.203)
GQ	-0.004 (-1.374)	-0.013 <sup>*</sup> (-1.936)	-0.003 (-0.919)	0.047 (0.516)	-0.872 <sup>***</sup> (-3.713)	0.351 <sup>***</sup> (3.315)
Ind/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F	22.140	9.153	19.251			

续表						
	(1)	(2)	(3)	(4)	(5)	(6)
AdjR <sup>2</sup>	0.166	0.229	0.172			
LR Chi2				503.149	231.595	482.167
PseudoR <sup>2</sup>				0.075	0.156	0.094
Exp 系数差异		-0.019 ***			-0.882 ***	
Chi2		8.71			15.61	
P-Value		0.003			0.001	
N	5095	1128	3967	5095	1119	3927

表 7 报告了企业家体制内工作经历对企业家大饥荒经历与家族企业任人唯亲情结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其中表 7 第 (1)、(4) 列企业家大饥荒经历 (Exp) 与企业家体制内工作经历 (TZ) 的交互项估值系数分别为-0.017 ( $t=-3.600$ ,  $p<0.01$ ) 和-0.287 ( $t=-2.161$ ,  $p<0.05$ )，分组检验发现，在企业具有体制内工作经历的样本组中，如表 7 第 (2)、(5) 列所示，企业家大饥荒经历 (Exp) 的估值系数为-0.006 ( $t=-1.555$ ,  $p>0.1$ ) 和-0.132 ( $t=-1.221$ ,  $p>0.1$ )；在企业不具有体制内工作经历的样本组中，如表 7 第 (3)、(6) 列所示，企业家大饥荒经历 (Exp) 的估值系数为 0.013 ( $t=4.205$ ,  $p<0.01$ ) 和 0.398 ( $t=4.235$ ,  $p<0.01$ )，进一步系数差异检验发现，企业家大饥荒经历 (Exp) 与家族企业任人唯亲情结两个指标 (Pro\_FE、If\_Fgm) 之间的正向关系，在企业无体制内工作经历的样本组中更为显著。上述结果说明企业家的体制内工作经历显著弱化了企业家大饥荒经历与家族企业任人唯亲情结之间关系，假设 H3 得到验证。

表 7 企业家体制内工作经历的影响效应

	(1)	(2)	(3)	(4)	(5)	(6)
变量	Pro_FE	Pro_FE	Pro_FE	If_Fgm	If_Fgm	If_Fgm
	全样本	TZ=1	TZ=0	全样本	TZ=1	TZ=0
常数项	-0.005 (-0.097)	0.137 (1.495)	-0.055 (-0.784)	1.319 (0.845)	4.126 (1.633)	-2.255 (-1.004)
Exp	0.012 *** (3.829)	-0.006 (-1.555)	0.013 *** (4.205)	0.362 *** (4.025)	-0.132 (-1.221)	0.398 *** (4.235)
Exp×TZ	-0.017 *** (-3.600)			-0.287 ** (-2.161)		
TZ	0.030 *** (11.085)			0.264 *** (3.447)		
Size	-0.006 *** (-4.898)	-0.010 *** (-4.757)	-0.004 ** (-2.514)	-0.141 *** (-3.929)	-0.143 ** (-2.418)	-0.070 (-1.433)



续表

	(1)	(2)	(3)	(4)	(5)	(6)
Lev	-0.026*** (-3.604)	-0.026** (-1.965)	-0.024*** (-2.838)	-1.056*** (-5.176)	-0.837** (-2.321)	-0.881*** (-3.217)
ROA	0.057*** (3.078)	0.070** (2.045)	0.049** (2.312)	-0.157 (-0.300)	-0.871 (-0.949)	0.329 (0.492)
Gdp	0.024*** (4.519)	0.024*** (2.968)	0.021*** (3.038)	0.166 (1.104)	-0.347 (-1.536)	0.600*** (2.700)
FirmAge	-0.013*** (-3.814)	-0.009* (-1.736)	-0.013*** (-2.907)	-0.386*** (-4.311)	0.238* (1.718)	-0.543*** (-4.113)
Pop_Den	-0.004 (-1.407)	-0.002 (-0.533)	-0.002 (-0.674)	0.066 (0.915)	0.170 (1.558)	-0.031 (-0.289)
Birth_Rate	0.002*** (3.183)	0.001 (0.817)	0.003*** (3.129)	-0.029 (-1.468)	-0.105*** (-3.218)	0.010 (0.361)
Per_Cel	-0.004* (-1.646)	-0.006 (-1.486)	-0.003 (-1.063)	-0.197*** (-3.114)	-0.166 (-1.530)	-0.215** (-2.390)
Pro_FS	0.001*** (16.823)	0.001*** (9.999)	0.001*** (13.917)	0.030*** (14.427)	0.038*** (11.230)	0.027*** (9.295)
Gender	-0.011** (-1.968)	-0.017* (-1.773)	-0.012* (-1.703)	-0.064 (-0.416)	-0.122 (-0.492)	-0.300 (-1.334)
Wenge	0.006 (1.465)	0.004 (0.610)	0.009** (1.977)	0.157 (1.406)	0.806*** (3.921)	-0.253* (-1.727)
GQ	-0.005 (-1.451)	-0.021*** (-4.116)	0.008** (2.010)	0.046 (0.511)	0.071 (0.489)	0.103 (0.815)
Ind/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F	25.167	10.116	16.126			
AdjR <sup>2</sup>	0.185	0.146	0.190			
LR Chi2				501.542	348.693	338.532
PseudoR <sup>2</sup>				0.075	0.120	0.092
Exp 系数差异		-0.019***			-0.530***	
Chi2		14.26			13.57	
P-Value		0.000			0.000	
N	5095	2186	2909	5095	2172	2864

4.4 地区法律环境和社会信任的调节效应

表 8 报告了法律环境对企业家大饥荒经历与家族企业任人唯亲情结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表 8 中，第（1）、（4）列企业家大饥荒经历（Exp）与法律环境（Law）的交互项估值系数分别为 -0.001（ $t=-6.289$ ， $p<0.01$ ）和 -0.006（ $t=-2.185$ ， $p<0.05$ ），根据中位数进行分组检验发现，在法律环境较好的样本组中，如表 8 第（2）、（5）列所示，企业家大饥荒经历（Exp）的估值系数为 -0.014（ $t=-4.078$ ， $p<0.01$ ）和 -0.029（ $t=-0.281$ ， $p>0.1$ ）；在法律环境较差的样本组中，如表 8 第（3）、（6）列所示，企业家大饥荒经历（Exp）的估值系数为 0.021（ $t=5.691$ ， $p<0.01$ ）和 0.362（ $t=3.687$ ， $p<0.01$ ），进一步系数差异检验发现，企业家大饥荒经历（Exp）与家族企业任人唯亲情结两个指标（Pro\_FE、If\_Fgm）之间的正向关系，在法律环境较差的样本组中更为显著。综上所述，假设 H4 得到验证。

表 8 法律环境的影响效应

	(1)	(2)	(3)	(4)	(5)	(6)
变量	Pro_FE	Pro_FE	Pro_FE	If_Fgm	If_Fgm	If_Fgm
	全样本	Law = 1	Law = 0	全样本	Law = 1	Law = 0
常数项	-0.075 (-1.340)	-0.503*** (-2.686)	-0.065 (-0.962)	-0.258 (-0.162)	9.122 (1.597)	-3.268* (-1.679)
Exp	0.002 (0.845)	-0.014*** (-4.078)	0.021*** (5.691)	0.185*** (2.707)	-0.029 (-0.281)	0.362*** (3.687)
Exp×Law	-0.001*** (-6.289)			-0.006** (-2.185)		
Law	-0.001*** (-4.782)			-0.015*** (-4.362)		
Size	-0.005*** (-4.195)	-0.005*** (-3.125)	-0.006*** (-3.262)	-0.137*** (-3.844)	-0.139*** (-2.619)	-0.054 (-0.998)
Lev	-0.029*** (-3.905)	-0.010 (-0.961)	-0.051*** (-4.925)	-1.020*** (-4.993)	-0.877*** (-2.792)	-0.737** (-2.441)
ROA	0.059*** (3.164)	0.092*** (3.655)	-0.001 (-0.023)	-0.049 (-0.093)	-0.079 (-0.104)	-0.038 (-0.050)
Gdp	0.032*** (5.906)	0.086*** (4.160)	0.035*** (5.313)	0.397** (2.552)	-0.591 (-0.935)	0.494*** (2.670)
FirmAge	-0.016*** (-4.745)	-0.019*** (-4.370)	-0.012** (-2.308)	-0.417*** (-4.650)	-0.186 (-1.424)	-0.261* (-1.854)

续表

	(1)	(2)	(3)	(4)	(5)	(6)
Pop_Den	-0.003 (-1.138)	-0.032*** (-3.743)	-0.001 (-0.309)	0.090 (1.256)	0.221 (0.831)	0.127 (1.528)
Birth_Rate	0.002*** (3.431)	0.004** (2.168)	0.001 (1.497)	-0.032 (-1.618)	-0.105* (-1.833)	-0.021 (-0.868)
Per_Cel	-0.007*** (-2.943)	0.001 (0.194)	-0.006 (-1.392)	-0.284*** (-4.270)	-0.236** (-2.069)	-0.243** (-2.080)
Pro_FS	0.001*** (17.082)	0.001*** (13.358)	0.001*** (10.930)	0.030*** (14.500)	0.036*** (11.236)	0.028*** (9.190)
Gender	-0.012** (-2.094)	0.017** (2.167)	-0.040*** (-4.848)	-0.083 (-0.528)	-0.082 (-0.345)	-0.346 (-1.523)
Wenge	0.007* (1.721)	0.004 (0.715)	0.004 (0.722)	0.165 (1.476)	-0.025 (-0.146)	0.274* (1.674)
GQ	-0.004 (-1.152)	-0.010** (-2.270)	0.008 (1.619)	0.060 (0.664)	0.381*** (2.972)	-0.160 (-1.123)
Ind/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F	23.935	13.062	15.712			
AdjR <sup>2</sup>	0.178	0.171	0.216			
LR Chi2				520.770	354.460	321.624
PseudoR <sup>2</sup>				0.078	0.104	0.100
Exp 系数差异		-0.015***			-0.428***	
Chi2		51.04			7.28	
P-Value		0.000			0.007	
N	5095	2633	2462	5095	2619	2425

表9报告了地区社会信任对企业家大饥荒经历与家族企业任人唯亲情结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关于地区社会信任的测量，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中关于信任的调查问题进行测量，“您认为除了亲戚朋友以外的其他人可信吗？”被调查者对这一问题进行打分，分数从1到5，分数越高，越认为大部分人可以相信，即社会信任程度高。在表9中，第（1）、（4）列企业家大饥荒经历（Exp）与社会信任程度（Trust）的交互项估值系数分别为-0.110（ $t=-2.950$ ， $p<0.01$ ）和-4.694（ $t=-4.546$ ， $p<0.01$ ），根据中位数进行分组检验发现，在地区社会信任程度较高的样本组中，如表9第（2）、（5）列所示，企业家大饥荒经历（Exp）的估值系数为-0.001（ $t=-0.162$ ， $p>0.1$ ）和0.020（ $t=0.203$ ， $p>0.1$ ）；在地区社会信任程度较低的样本组中，如表9第（3）、（6）列所示，企业家大饥荒经历（Exp）的估值系数为0.014（ $t=3.192$ ， $p<0.01$ ）和0.448（ $t=4.401$ ，

$p<0.01$ ), 进一步系数差异检验发现, 企业家大饥荒经历 (Exp) 与家族企业任人唯亲情结两个指标 (Pro\_FE、If\_Fgm) 之间的正向关系, 在地区社会信任程度较低的样本组中更为显著。综上所述, 假设 H5 得到验证。

表 9 地区社会信任的影响效应

	(1)	(2)	(3)	(4)	(5)	(6)
变量	Pro_FE	Pro_FE	Pro_FE	If_Fgm	If_Fgm	If_Fgm
	全样本	Trust = 1	Trust = 0	全样本	Trust = 1	Trust = 0
常数项	-0.085 (-1.063)	-0.151 * (-1.669)	0.156 ** (2.087)	-5.592 ** (-2.428)	-2.065 (-0.811)	4.605 ** (2.013)
Exp	0.006 ** (2.215)	-0.001 (-0.162)	0.014 *** (3.912)	0.241 *** (3.554)	0.020 (0.203)	0.448 *** (4.401)
Exp×Trust	-0.110 *** (-2.950)			-4.694 *** (-4.546)		
Trust	0.022 (1.064)			2.292 *** (3.801)		
Size	-0.005 *** (-4.321)	-0.005 ** (-2.442)	-0.006 *** (-3.653)	-0.140 *** (-3.933)	-0.082 (-1.537)	-0.096 * (-1.790)
Lev	-0.032 *** (-4.284)	-0.034 *** (-3.065)	-0.026 *** (-2.598)	-1.087 *** (-5.337)	-0.814 *** (-2.640)	-0.881 *** (-2.865)
ROA	0.053 *** (2.821)	0.071 *** (2.612)	0.035 (1.357)	-0.146 (-0.279)	0.088 (0.117)	-0.240 (-0.313)
Gdp	0.024 *** (4.422)	0.035 *** (4.089)	0.010 (1.361)	0.116 (0.758)	0.276 (1.170)	-0.145 (-0.670)
FirmAge	-0.015 *** (-4.535)	-0.012 ** (-2.551)	-0.022 *** (-4.463)	-0.395 *** (-4.409)	-0.171 (-1.348)	-0.370 *** (-2.587)
Pop_Den	-0.004 * (-1.692)	-0.015 *** (-3.297)	0.002 (0.556)	0.063 (0.881)	-0.036 (-0.291)	0.183 * (1.894)
Birth_Rate	0.003 *** (3.786)	0.002 ** (2.225)	0.001 (1.403)	-0.035 * (-1.693)	0.024 (0.827)	-0.111 *** (-3.427)
Per_Cel	-0.003 (-1.473)	0.005 (1.065)	-0.005 ** (-2.049)	-0.198 *** (-3.110)	-0.051 (-0.413)	-0.265 *** (-3.103)
Pro_FS	0.001 *** (17.062)	0.001 *** (12.717)	0.001 *** (11.597)	0.030 *** (14.360)	0.038 *** (12.410)	0.024 *** (7.762)



续表

	(1)	(2)	(3)	(4)	(5)	(6)
Gender	-0.011 ** (-1.991)	-0.006 (-0.736)	-0.017 ** (-2.232)	-0.104 (-0.668)	-0.368 (-1.526)	-0.212 (-0.936)
Wenge	0.007 * (1.771)	0.008 (1.398)	0.006 (1.064)	0.180 (1.606)	0.094 (0.603)	0.266 (1.508)
GQ	-0.004 (-1.350)	-0.010 ** (-2.206)	0.002 (0.395)	0.055 (0.605)	0.016 (0.120)	0.241 * (1.803)
Ind/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F	22.075	11.722	12.313			
AdjR <sup>2</sup>	0.166	0.157	0.170			
LR Chi2				513.170	351.028	264.410
PseudoR <sup>2</sup>				0.077	0.100	0.085
Exp 系数差异		-0.015 ***			-0.428 ***	
Chi2		8.31			9.20	
P-Value		0.004			0.002	
N	5095	2656	2439	5095	2627	2400

## 4.5 稳健性检验

### 4.5.1 替换自变量测量方式

参考王营（2017）的研究，以省份界定企业家出生地，同时采用超额死亡率衡量各省饥荒严重程度，各省超额死亡率定义为该省饥荒三年（1959—1961年）的平均死亡率减去饥荒前五年（1954—1958年）的平均死亡率，各省死亡率数据源自中国统计年鉴，若企业家出生省份超额死亡率高于全国平均值，则  $Exp=1$ ，否则  $Exp=0$ ，重新回归，检验结果如表 10 第（1）、（2）所示。

### 4.5.2 考虑遗漏变量的影响

一是宗族文化。现有文献认为，传统宗族文化所蕴含的“团结互惠”观念，会使得家族企业治理呈现出较高的血缘情结（潘越等，2019），如果对此不加以控制，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产生偏误。本文借鉴潘越等（2019）的研究，以企业家出生地每万人所拥有的族谱数量，作为宗族文化的测量指标（Clan\_Cul），进行控制检验。

二是传统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是影响国人思想观念最深的传统文化之一。传统儒家思想中既包含“仁义礼智信”等思想，也包含大量的家文化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个体的信任观念。大量

文献研究也表明儒家思想会影响公司治理机制（李文佳和朱玉杰，2021）。因此本文参考 Kung 和 Ma（2014）的研究，采用企业实际控制人出生地与曲阜的直线距离作为代理变量（Confu\_Cul），进行控制检验。上述检验结果见表 10 第（3）、（4）列。

表 10 稳健性检验

	(1)	(2)	(3)	(4)
	替换自变量		添加遗漏变量	
变量	Pro_FE	If_Fgm	Pro_FE	If_Fgm
常数项	-0.006 (-0.104)	0.584 (0.364)	0.036 (0.636)	0.416 (0.252)
Exp	0.005 ** (2.141)	0.142 ** (2.074)	0.006 ** (2.345)	0.219 *** (3.159)
Size	-0.005 *** (-4.216)	-0.090 ** (-2.424)	-0.005 *** (-3.988)	-0.085 ** (-2.302)
Lev	-0.031 *** (-4.178)	-0.835 *** (-3.919)	-0.031 *** (-4.184)	-0.849 *** (-3.972)
ROA	0.053 *** (2.841)	-0.174 (-0.330)	0.050 *** (2.660)	-0.113 (-0.213)
Gdp	0.023 *** (4.427)	0.141 (0.935)	0.014 ** (2.322)	0.202 (1.161)
FirmAge	-0.016 *** (-4.616)	-0.238 ** (-2.550)	-0.015 *** (-4.542)	-0.270 *** (-2.878)
Pop_Den	-0.004 (-1.629)	0.083 (1.133)	-0.000 (-0.024)	0.178 ** (2.127)
Birth_Rate	0.003 *** (3.760)	-0.023 (-1.116)	0.002 *** (3.328)	-0.038 * (-1.831)
Per_Cel	-0.003 (-1.521)	-0.194 *** (-2.890)	-0.001 (-0.496)	-0.312 *** (-3.937)
Pro_FS	0.001 *** (17.198)	0.031 *** (14.598)	0.001 *** (17.066)	0.031 *** (14.490)
Gender	-0.011 ** (-1.977)	-0.214 (-1.331)	-0.010 * (-1.803)	-0.191 (-1.188)
Wenge	0.007 * (1.709)	0.178 (1.558)	0.007 * (1.710)	0.134 (1.179)

续表

	(1)	(2)	(3)	(4)
GQ	-0.004 (-1.325)	0.086 (0.928)	-0.004 (-1.310)	0.119 (1.273)
Confu_Cul			0.000*** (2.973)	0.000*** (2.814)
Clan_Cul			0.000*** (2.923)	-0.000* (-1.759)
Ind/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F	22.810		22.228	
AdjR <sup>2</sup>	0.165		0.167	
LR Chi2		574.648		592.893
PseudoR <sup>2</sup>		0.087		0.089
N	5095	5056	5095	5056

#### 4.5.3 避免样本选择偏误的影响

本文进行 PSM 得分倾向匹配和 Heckman 两阶段回归来避免样本选择偏误的影响。参考许年行 (2016) 的做法, 进行 Heckman 两阶段回归时, 在第一阶段纳入了上期同行业其他公司具有大饥荒经历的比例以及主模型的全部控制变量, 对 Exp 进行 Probit 回归并计算逆米尔斯比 (Imr); 第二阶段, 将逆米尔斯比 (Imr) 纳入重新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 11 所示。进行 PSM 匹配, 检验结果如表 12 所示。上述检验结果均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表 11 Heckman 两阶段回归

	(1)	(2)	(3)	(4)	(5)
变量	Exp	Pro_FE	Pro_FE	If_Fgm	If_Fgm
	第一阶段回归	第二阶段回归	第二阶段回归	第二阶段回归	第二阶段回归
常数项	-0.755 (-0.810)	-0.008 (-0.190)	-0.662*** (-2.710)	-2.595** (-2.236)	-11.356 (-1.500)
Exp		0.006** (2.450)	0.006** (2.449)	0.224*** (3.268)	0.235*** (3.375)
Exp_m	-3.855* (-1.668)				
Imr		0.007 (0.937)	0.413*** (2.990)	-0.110 (-0.507)	7.863* (1.825)

续表

	(1)	(2)	(3)	(4)	(5)
Size	0.097 *** (4.225)	-0.008 *** (-6.130)	0.020 ** (2.072)	-0.158 *** (-4.084)	0.397 (1.329)
Lev	-0.487 *** (-3.631)	-0.034 *** (-4.207)	-0.160 *** (-3.300)	-1.050 *** (-4.600)	-3.321 ** (-2.210)
ROA	-0.287 (-0.849)	0.067 *** (3.367)	-0.018 (-0.519)	-0.246 (-0.441)	-1.539 (-1.481)
Gdp	-0.192 ** (-1.967)	0.031 *** (6.344)	-0.033 * (-1.664)	0.745 *** (5.358)	-0.920 (-1.509)
FirmAge	0.304 *** (5.136)	-0.011 *** (-3.211)	0.076 ** (2.526)	-0.205 ** (-2.139)	1.494 (1.597)
Pop_Den	0.009 (0.174)	-0.011 *** (-4.419)	-0.003 (-0.984)	-0.229 *** (-3.374)	0.109 (1.235)
Birth_Rate	0.010 (0.797)	0.003 *** (4.866)	0.006 *** (4.764)	0.008 (0.458)	0.027 (0.759)
Per_Cel	0.039 (0.916)	0.000 (0.010)	0.010 ** (2.178)	-0.113 * (-1.827)	-0.019 (-0.142)
Pro_FS	0.002 (1.472)	0.001 *** (16.620)	0.002 *** (9.229)	0.030 *** (13.755)	0.041 *** (6.639)
Gender	-0.085 (-0.820)	-0.003 (-0.537)	-0.031 *** (-2.983)	-0.368 ** (-2.206)	-0.920 *** (-2.980)
Wenge	-0.416 *** (-7.027)	-0.005 (-0.795)	-0.009 (-1.411)	-0.169 (-1.027)	-0.244 (-1.404)
GQ	0.097 *** (4.225)	-0.006 (-1.421)	-0.127 *** (-3.026)	0.094 (0.841)	-2.181 * (-1.661)
Ind/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F		47.063	18.753		
AdjustedR <sup>2</sup>		0.117	0.142		
LR Chi2	221.08			390.750	541.819
Pseudo R <sup>2</sup>	0.038			0.065	0.091
N	4506	4506	4506	4506	4506

表 12 PSM 匹配 (1 : 4)

	(1)	(2)	(3)	(4)	(5)	(6)
变量	Pro_FE	Pro_FE	Pro_FE	If_Fgm	If_Fgm	If_Fgm

续表

	(1)	(2)	(3)	(4)	(5)	(6)
常数项	0.128 *** (74.886)	0.015 (0.348)	0.067 (1.080)	-0.583 *** (-13.784)	-2.512 ** (-2.050)	2.242 (1.238)
Exp	0.007 *** (2.751)	0.007 ** (2.574)	0.006 ** (2.385)	0.221 *** (3.328)	0.221 *** (3.164)	0.226 *** (3.142)
Size		-0.009 *** (-6.833)	-0.009 *** (-6.077)		-0.146 *** (-3.705)	-0.141 *** (-3.316)
Lev		-0.031 *** (-3.875)	-0.021 ** (-2.477)		-1.106 *** (-4.921)	-0.654 *** (-2.689)
ROA		0.057 *** (2.715)	0.058 *** (2.744)		-0.068 (-0.116)	0.196 (0.325)
Gdp		0.033 *** (6.960)	0.022 *** (3.677)		0.710 *** (5.379)	0.170 (0.986)
FirmAge		-0.015 *** (-4.350)	-0.014 *** (-3.679)		-0.310 *** (-3.291)	-0.286 *** (-2.727)
Pop_Den		-0.011 *** (-4.379)	-0.007 ** (-2.243)		-0.267 *** (-3.846)	0.018 (0.207)
Birth_Rate		0.003 *** (4.926)	0.003 *** (3.725)		0.003 (0.159)	-0.031 (-1.364)
Per_Cel		-0.000 (-0.081)	-0.000 (-0.101)		-0.062 (-0.991)	-0.193 ** (-2.523)
Pro_FS		0.001 *** (16.797)	0.001 *** (16.780)		0.030 *** (13.065)	0.030 *** (12.553)
Gender		-0.003 (-0.468)	-0.007 (-1.111)		-0.305 * (-1.795)	-0.439 ** (-2.429)
Wenge		-0.002 (-0.945)	-0.002 (-0.915)		-0.089 (-1.471)	-0.227 *** (-3.100)
GQ		-0.002 (-0.497)	-0.001 (-0.255)		0.032 (0.304)	0.160 (1.460)
Ind/Year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F	7.570	50.441	18.085			
AdjR <sup>2</sup>	0.002	0.129	0.161			
LR Chi2				11.053	359.323	468.388

续表

	(1)	(2)	(3)	(4)	(5)	(6)
PseudoR <sup>2</sup>				0.002	0.068	0.089
N	4008	4008	4008	4008	4008	3976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 2008—2020 年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依据高阶理论和烙印理论，实证检验了企业家大饥荒经历对家族企业治理中任人唯亲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具有大饥荒经历的企业家在企业治理模式选择上，更偏好选择任人唯亲这种治理模式。（2）企业家的高等教育经历可以显著弱化其大饥荒经历与家族企业治理任人唯亲行为的正向关系。（3）企业家的体制内工作经历可以显著弱化其大饥荒经历与家族企业治理任人唯亲行为的正向关系。（4）在法律环境较差的地区和社会信任程度较低的地区，企业家大饥荒经历与家族企业治理任人唯亲行为的正向关系会更加显著。

研究启示：企业家的早年经历会影响其个人意志及偏好，其个人意志和偏好会影响企业家对企业治理模式的选择。早年经历过 大饥荒的企业家更容易选择任人唯亲的治理模式。这种任人唯亲的治理模式容易导致家族企业决策过程中出现“家长决策制”和“一言堂”等现象，一定程度上会对决策质量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对于企业家来说，企业家要注意培养清醒的自我意识，认识到自身决策行为会受到过往经历的影响，对其保持警惕，以免影响企业长期发展；另一方面，企业家有必要在企业中选聘一些与自身经历存在差异的高管人员。不同经历的人有着不同的知识经验，异质性的知识经验可帮助企业从自身经历的“窠臼”中解脱出来，提高决策质量。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地方政府应当进一步提升政府治理水平，通过有效的监管政策，防范和减少政府官僚机构、官员对企业的侵害行为，规范地方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行为，加强产权保护，优化地方法律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正式制度保障，以此缓解部分企业家的风险敏感性；同时，地方政府应加快推进当地信任环境的建设，将当地建设为诚信文明的健康城市，以此缓解部分企业家对他人的不信任，促使其积极推进家族企业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未来研究方向：一是关于早年经历过 大饥荒的企业家与家族企业治理任人唯亲行为关系的分析，背后所蕴含的是企业家大饥荒经历引致的对权力和财富的“稀缺心态”以及对他人的不信任，本研究通过后期学习、工作经历、地区法律环境、社会信任等调节变量的检验，一定程度上提供了验证。但限于变量测量难度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有可能直接的作用路径没有完全反映出来，这有待未来加以解决。二是关于任人唯亲行为的测量更多的是基于企业实际控制人的血亲、宗亲等亲缘关系，但实际上在个体的“亲人”范畴中可能还包括关系亲近的同学、战友及老乡等，这需要未来做进一步的细致研究。三是本文的样本企业为公开上市的家族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结论的可推广性，未来条件成熟情况下，可以考虑补充未上市家族企业样本进行重新检验。



## ◎ 参考文献

- [1] 蔡蔚萍. 高等教育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变迁 [J]. 湖北社会科学, 2017 (2).
- [2] 曾萍, 吕迪伟, 刘洋. 技术创新、政治关联与政府创新支持: 机制与路径 [J]. 科研管理, 2016, 37 (7).
- [3] 曾宪聚, 陈霖, 严江兵, 杨海滨. 高管从军经历对并购溢价的影响: 烙印—环境匹配的视角 [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20, 42 (9).
- [4] 陈德球, 魏刚, 肖泽忠. 法律制度效率、金融深化与家族控制权偏好 [J]. 经济研究, 2013, 48 (10).
- [5] 陈东. 私营企业出资人背景、投机性投资与企业绩效 [J]. 管理世界, 2015 (8).
- [6] 陈凌, 王昊. 家族涉入、政治联系与制度环境——以中国民营企业为例 [J]. 管理世界, 2013 (10).
- [7] 程令国, 张晔. 早年的饥荒经历影响了人们的储蓄行为吗? ——对我国居民高储蓄率的一个新解释 [J]. 经济研究, 2011, 46 (8).
- [8] 戴维奇, 刘洋, 廖明情. 烙印效应: 民营企业谁在“不务正业”? [J]. 管理世界, 2016 (5).
- [9] 韩亦, 郑恩营. 组织印记与中国国有企业的福利实践 [J]. 社会学研究, 2018, 33 (3).
- [10] 李文佳, 朱玉杰. 儒家文化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研究 [J]. 经济管理, 2021, 43 (9).
- [11] 李新春. 经理人市场失灵与家族企业治理 [J]. 管理世界, 2003 (4).
- [12] 李莹, 刘鹏飞. 社会信任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J]. 当代经济管理, 2022, 44 (8).
- [13] 林淑贞, 周泳宏. 饥荒、性格形成与心理健康 [J]. 劳动经济研究, 2019, 7 (6).
- [14] 刘宏伟, 刘元芳. 论社会资本视域中的阶层关系和谐 [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 34 (2).
- [15] 马永强, 邱煜. CEO 贫困出身、薪酬激励与企业风险承担 [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9, 40 (1).
- [16] 潘越, 翁若宇, 纪翔阁, 戴亦一. 宗族文化与家族企业治理的血缘情结 [J]. 管理世界, 2019, 35 (7).
- [17] 沈维涛, 幸晓雨. CEO 早期生活经历与企业投资行为——基于 CEO 早期经历三年困难时期的研究 [J]. 经济管理, 2014, 36 (12).
- [18] 孙泽宇, 齐保奎. 社会信任、法律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37 (1).
- [19] 汪小圈, 张红, 刘冲. 幼年饥荒经历对个人自雇选择的影响 [J]. 金融研究, 2015 (5).
- [20] 王绍光, 刘欣. 信任的基础: 一种理性的解释 [J]. 社会学研究, 2002 (3).
- [21] 王莹, 曹廷求. CEO 早年大饥荒经历影响企业慈善捐赠吗? [J]. 世界经济文汇, 2017 (6).
- [22] 吴成颂, 黄送钦, 钱春丽. 高管背景特征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银行的经验证据 [J]. 现代财经 (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2014, 34 (5).
- [23] 徐富明, 张慧, 马红宇, 邓颖, 史燕伟, 李欧. 贫困问题: 基于心理学的视角 [J]. 心理科学

进展, 2017, 25 (8).

- [24] 许静静, 吕长江. 家族企业高管性质与盈余质量——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J]. 管理世界, 2011 (1).
- [25] 许年行, 李哲. 高管贫困经历与企业慈善捐赠 [J]. 经济研究, 2016, 51 (12).
- [26] 许为宾, 蹇亚兰, 严子淳. 家族企业所有权来源、合法性质疑与创新投资 [J]. 科研管理, 2020, 41 (11).
- [27] 余明桂, 李文贵, 潘红波.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风险承担 [J]. 金融研究, 2013 (1).
- [28] 张文宏, 于宜民. 社会网络、社会地位、社会信任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 [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2).
- [29] 赵景艳, 李旭东. 特殊信任还是普遍信任——基于社会信任对企业异地投资的影响 [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2, 44 (8).
- [30] 赵西亮. 教育、户籍转换与城乡教育收益率差异 [J]. 经济研究, 2017, 52 (12).
- [31] 邹立凯, 宋丽红, 王博. 世代效应: 民营企业企业家群体的阶层地位变迁研究 [J]. 经济管理, 2020, 42 (4).
- [32] Benmelech, E., Frydman, C. Military CEO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5, 117 (1).
- [33] Graham, J. R., Harvey, C. R., Puri M. Capital allocation and delegation of decision-making authority within firm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5, 15 (1).
- [34] Hambrick, D. C., Chen, C. M. J. The influence of top management team heterogeneity on firms' competitive moves [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6, 41 (4).
- [35] Han, Y., Zheng, E., Xu, M. The influence from the past: Organizational imprinting and firms' compliance with social insurance policies in China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4, 122 (1).
- [36] James, Kai-sing Kung, Chicheng, Ma. Can cultural norms reduce conflicts? Confucianism and peasant rebellions in Qing China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4, 111.
- [37] Kish-Gephart, Jennifer, J., Campbell, Joanna Tochman. You don't forget your roots: The influence of CEO social class background on strategic risk taking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5, 58 (6).
- [38] Kraus, M. W., Stephens, N. M. A road map for an emerging psychology of social class [J]. Social &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2012, 6 (9).
- [39] La Porta, R., Lopez-De-Silanes, F., Shleifer, A., Vishny, R. Investor protec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J]. Journal of Finance, 2000, 58 (2).
- [40] Li, J. J., Poppo, L., Zhou, K. Z. Do managerial ties in China always produce value? Competition, uncertainty, and domestic vs. foreign firm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8, 29 (4).
- [41] Malmendier, U., G. A. Tate and Y. Jonathan. Overconfidence and early-life experience: The impact of managerial traits on corporate financial policies [J]. Journal of Finance, 2011, 5.
- [42] Marquis, Christopher, Tilcsik et al. Imprinting: Toward a multilevel theory [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013, 7 (1).

- [43] Mcevely, B. , Jaffee, J. , Tortoriello, M. Not all bridging ties are equal: Network imprinting and firm growth in the Nashville legal industry, 1933-1978 [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2, 23 (2).
- [44] Schoar, B. A . The role of family in family firms [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6, 20 (2).
- [45] Simon, J. Williams.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J].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1992, 14 (2).

### **Cronyism: Entrepreneurs' Experience of the Great Famine and Family Business Governance**

Xu Weibin Tang Qingzhou Wang Suoling

(Business School,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Abstract:** The familial governance model of favoritism is widely present in Chinese family business. Based on the higher-order theory and branding theory , this article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 of the entrepreneur's experience of the Great Famine on the favoritism behavior in family business governance, starting from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f entrepreneur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1) Entrepreneurs who experienced the Great Famine in their early years have a more prominent behavior of favoritism in their family businesses. (2) Entrepreneurial higher education and institutional work experience can significantly weak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ir experiences of famine and cronyism in family business governance. (3)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ntrepreneurial famine experience and the cronyism behavior in family business governance is more significant in areas with poor legal environment and low social trust. This study provides a different deconstruction logic for deepening the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family governance model is formed.

**Key words:** The great famine; Higher-order theory; Branding theory; Family business; Cronyism

专业主编：杜旌